

陈振濂 著

品味经典

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殷商—魏晋）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魏晋—中唐）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中唐—元）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明清）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殷商—明）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明清）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绘画史（殷商—南宋）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绘画史（南宋—元末）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绘画史（元末—明）

▣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绘画史（明清）

ISBN 978-7-80715-218-7



9 787807 152187 >

定价:38.00 元

陈振濂
著

品味经典

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殷商—明）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殷商—明/陈振濂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
(品味经典)
ISBN 978-7-80715-218-7

I.陈... II.陈... III.篆刻—美术史—中国—商代—明代 IV.J292.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4215号

选题策划 朱艳萍
责任编辑 朱艳萍
装帧设计 刘炜
张海钢

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

(殷商—明) 陈振濂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218-7/J·182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ZIXU

浙江古籍出版社有意推扬中国传统的书画篆刻艺术,拟将我的一部160万字旧稿分册配图出版,分书法、国画、篆刻而起名为“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绘画史”“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篆刻史”,各成2-4个分册,总计合为10个分册。这样的出版思路,正符合当下图书市场的需求规律:一方面,在“读图时代”,我们希望能看到的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装帧考究的精品图书。中国书画篆刻本身就是直观的艺术视觉图像,在“读图时代”,它正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但“图”即视觉形象要被“读”而不是被肤浅地一览而过,当然还有待于文字(思想)的展开。基于此,这图文版的“品味经典”系列,也就有了存在并良性发展的极好理由与生长空间。另一方面,在过去习惯于厚重的经典图书出版意识的对比下,今天的出版业界更倾向于化整为零,以便于携带便于翻阅的系列的单册形式来抓住读者,而尽量不再取“砖头”式的厚重的大部头书籍形式,从而顺应当今读书不再只是“正襟危坐”的方式而是寻求灵活自由、轻松有趣的阅读境界的时代走向。这套“品味经典”系列丛书的策划与统筹,应该放置在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定位。

关于这套“品味经典”系列,在旧稿将近160万字中,我尝试以“经典作品”为主线,对自古至今的近900件书画篆刻作品进行逐一梳理。从“经典作品”中带出书画家人物以及书画篆刻的视觉形式变迁、表现手法变迁、社会文化观念变迁乃至艺术观念变迁:由点及面,由作品核心伸向文化外延。记得当年中华书局傅璇琮、许逸民两位学长在约稿时,曾特别提出:要在对每件经典作品的解读过程中凸显出学术札记与文化随笔的魅力,但又要是严肃的学理推断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戏说”,这才是中华书局这样的顶级出版社所需要

的书稿。而我在接受任务后，竭尽全力把握住这些要求，从当时《中国书画篆刻品鉴》出版后的社会反馈来看，大致上是达到了当初傅、许二位学长的期望的。不但如此，由于长期从事书画篆刻史研究，还有机会把一些研究心得、思考成果等融入写作之中。记得在完成全稿后，傅璇琮先生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也许在我这个“当局者迷”的立场说，我最感收获的，是在许多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疑点与学术问题——许多问题只是被发现、被提出，限于体例，我们自己也许无法回答与解释，但它却会引出后来者的关注与再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稿在很多场合下，都更表现为是一部学术问题（课题）集。它为后续的研究，规划出广袤的施展空间，开辟出许多过去我们不太注意的研究通道。众所周知，在学术研究中，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难能可贵，因为它没有事先的既定目标，要善于从一般中发现独特、从平常中见出异常。我自己在撰稿过程中，时时会体验到一种“发现”的乐趣，其原因即在于这个“问题”意识。从这部旧稿中提出的许多书法史、国画史与篆刻史中的新疑点、新课题，始终贯穿于这十几年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近年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的产生，恐怕都是得力于当年的提出问题的契机。

有问题、有思考，就会有学术的未来。在这套“品味经典”系列中，还有许多学术问题尚未有机缘获得解答与求得结论。于是，我也许还有一个意外的期望：“品味经典”是把书越做越薄，从大部头硬精装千页大书分解成10册软精装图文版。但正因为薄了，方便阅读了，文中提出的问题更易受到学界关注了，也许在学术上反而能越做越厚——与“养在深闺无人识”相比，现在的受众更多，从各个新角度来研究、思考、解答问题的机缘当然也越多。这对于学术而言，只有好处而无任何坏处。

这或许也是在时隔十几年后再来重编这部文稿的意义所在吧？

2006年5月于中国美术学院 颐斋

目 录

MULU

自序	1
最早的印章——商玺	1
古玺——关于“钀”“坳”“玺”的异同	3
谈“司马”——朱文的合文与白文的分列	5
“司工”述兼及古玺中的审美追求痕迹	7
司寇的威严	9
说朱文长玺“大司徒口乘”	11
大夫——卿的副手与以封邑为称	13
多姿多态的古玺形制	15
“偃邦粟玺”——关于战国古玺中的“廩吏”	17
边框与四方格——秩序化的美学含义	19
“埴阳门”——下层守关将吏的玺印	21
从“敬事”“敬上”等玺印谈上古人的礼仪习俗	23
战国巨玺——“日庚都萃车马”	25
严整秩序下的有趣——秦官印“南池里印”	27
从几方秦印看秦代社会结构之一斑	29
避讳法在印章断代中的应用——关于“邦侯”	31
阿房宫建筑与秦印陶的民间意味	33
汉印的艺术特点	35
关内侯的由来	37
“尚符玺之印”——掌印官的官印	39
都尉的职司与都尉印	41
谈大批军司马印的出土	43

录 目

将军印——刀法之美与生存环境的疑问·····	46
从诸侯相的官制谈“湘成侯相”印·····	48
“广武将军章”与《广武将军碑》·····	50
“骑部曲督”印兼谈部曲在汉魏的特殊含义·····	52
“雁门太守章”与雁门古战场、《雁门太守行》·····	54
“匈奴破虏”与西北战事·····	56
汉代商贾活动与“巨蔡千万”的含义·····	58
“私印”的含义·····	60
神秘的“黄神越章”与辟邪·····	62
“倪宽之印”、《倪宽赞》与御史大夫倪宽·····	64
汉鸟虫篆印的装饰观念·····	66
神祇膜拜——禹疆印的民俗文化内涵·····	69
古代图形印举隅·····	71
动物形象与肖形印·····	73
自由的吉语印·····	76
朱白文相间印——“一阴一阳之谓道”·····	78
四灵印趣谈·····	80
封泥崛起与关于对它的整理研究·····	82
“娟千秋印”“兰干左尉”比较欣赏·····	84
“汉委奴国王”印与古代的中日交流·····	86
从汉两面印、子母印到魏晋多面印与套印·····	88
汉铜印——篆刻史上的青铜时代·····	91
具有凿刻之美的汉石印——“司马纵”·····	93
和平淡雅、温润有神的古玉印·····	95
汉砖瓦印陶与汉瓦当文字的区别·····	97

魏晋官私印	99
第一方朱文大官印——南齐“永兴郡印”	102
文人的身份——谈王僧虔六面组印	104
南北朝将军印与当时的兵制	106
关于南北朝官印中的几种别格	108
隋唐官印的拙与稚	110
“平琴州之印”与铜蟠条焊出的官印	113
南唐“建业文房之印”	115
宋元私印——不仅仅限于士大夫而已	117
宋内府双龙玺的特殊美感	119
金题玉躞——内府收藏连珠印	121
从印章看米芾的收藏癖好	123
从楷书印看宋代官印之一斑	125
唐宋朱记	127
宋代私印中的单字印现象	129
宋细边篆书楷书朱文印举例	131
叠篆官印在宋元	133
纸币上的印章——会子印“一贯背合同”	135
金代缪篆印——有无塞北风范?	138
用书法方式来对待印章——花押	140
从元官印中能看出些什么?	142
倡汉魏质朴的赵孟頫却重圆朱文印	144
理论家吾衍呼唤汉魏风骨	146
文人篆刻的先驱——放羊娃王冕	148
冻石入印与篆刻崛起——文彭的开拓性贡献	150

何震——广存博取各体兼备·····	152
王逢元“芙蓉花外夕阳楼”——初期篆刻家的有趣现象·····	154
长寿老翁魏植喜作大印·····	156
印史奇才说苏宣·····	158
金光先——以汉印为宗与集众家之长·····	160
何震一系的传人吴忠——“墨守师法”·····	162
一代楷范——关于程远《古今印则》的文化立场·····	164
“寒山”——勤摹古印专研字学的隐士赵宦光·····	166
“正”明代风气的甘旸《集古印正》·····	168
吴良止——“无邪气”与“逸品”的分析·····	170
朱简——一代大师的全面开拓·····	172
归昌世——士大夫篆刻家与世家子弟的复合·····	174
“得意叫啸”的篆刻家李流芳·····	176
平庸的幸运者——文士英与他的“鸢飞鱼跃”印·····	178
“一意自恣”与得名于时的梁千秋·····	180
追溯汉法的一代大师汪关·····	182
美姿容的吴迥少年得志·····	184
胡正言——从《十竹斋笺谱》到《印存初集》·····	186
名家陈万言偶有谬印——“墨兵”·····	188
游戏铁笔与以印证史——贱仆何通著《印史》·····	190
从吴晋的印风谈“莆田派”的引隶书入印·····	192
名家谈其微的疏忽——对白文印“自然”的理解·····	194
步趋何震的魁首——《忍草堂印选》与程原、程朴父子·····	196
“痴”风月情怀的汪泓·····	198
崇祯皇帝的玉押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官印·····	200
附录：中国篆刻年表（殷商—明）·····	203

最早的印章——商玺

三方商玺的出现，揭开了中国印章艺术史——篆刻史的序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是印章的最早形态，因此它必然成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开端：第一站。这是一个“序幕”。第二，历来认为印章始于周，因为《周礼》有“货贿用玺节”的记载。而两周又是青铜器制作发展的最典型时期，因此印章始于周几乎是个约定俗成的、已被公众接受并确



◎商玺



认的结论，但现在这一结论却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如果真的有殷商时代的玺印，印章起源的时间比原有的旧说提前了将近五六百年。这也是一个“序幕”。两个“序幕”指向同一个事实，但两个“序幕”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殷商时代冶铜术已经相当发达，传世商代青铜器即是明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方铜玺，当时的学者一直对它持怀疑态度，古籍上没有记载殷商有印，而从出土的地方和印章文字来看，却不像是西周时的古玺。以后，徐中舒、容庚、于省吾、胡厚宣、饶宗颐等都考定为商玺，遂成定论。的确，三方商玺所用的文字还是未定型的状态，有的类于族徽图腾符号，有的是会意文字，虽不能完全释读，但大概的痕迹是有的。我想，与其说它们接近于两周金文，不如说它们更接近于刻画符号为妥当。比如亚字形印“禽”，其实只是一种大概的意符，未必一定是直指飞禽的含义，作为成熟的



◎商代青铜器

文字符号显然缺乏清晰度，但细细分析并与甲骨卜辞对照，却又不无踪迹可寻。至于“瞿”印，简直就是地道的甲骨造型而只是线条略粗而已。

三方商玺的出现使我们嗅到了一丝特殊的趣味。一方面，冶铸术虽已发达，但对于铜印制作工艺仍未能得心应手，因此工艺还是较为



◎商玺印钮

粗糙，在现在看来当然具有一种质朴自然的美。另一方面，由于文字尚未成系统亦未定型，因此以线条与边框形式进行水乳交融的配合，在水准上显然还略有欠缺，与成熟的古玺艺术相比逊色多多。我想，制作玺印的工匠也许未必会区别玺印与青铜器款识的相异，比如亚字形印“禽”，视为青铜彝器上的族徽图腾符号亦无不可的。

三方商玺有印文，有印钮，是地道的印章形制了。且既有印钮，表明它是可以系绶佩带的。至于佩带的人，我想应该是商代王侯宗室或带兵的统帅。一般的奴隶自然无此福分，但上古时代也还没有十分严密的官制，只有实际带兵的将领以及身份不变的贵族宗室，才有可能有固定的权力标志：玺印。而这种权力的标志，恐怕也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专门。上古时代一切都处于混沌状态，尚未有很细的社会分工，当然也不存在很具体的专业。大凡祭祀、征伐、视察、立吏、占卜、田猎、农耕以及甲骨档案的整理，都要参与，都使用这同一方玺。

三方商玺有印文，有印钮，是地道的印章形制了。且既有印钮，表明它是可以系绶佩带的。至于佩带的人，我想应该是商代王侯宗室或带兵的统帅。一般的奴隶自然无此福分，但上古时代也还没有十分严密的官制，只有实际带兵的将领以及身份不变的贵族宗室，才有可能有固定的权力标志：玺印。而这种权力的标志，恐怕也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专门。上古时代一切都处于混沌状态，尚未有很细的社会分工，当然也不存在很具体的专业。大凡祭祀、征伐、视察、立吏、占卜、田猎、农耕以及甲骨档案的整理，都要参与，都使用这同一方玺。

(商)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于天子之座。

以上古的典籍对照这三方商玺，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一部浩瀚的印章史应当从这里写起。



古玺——关于“钁”“圻”“玺”的异同

玺印之称，其中包含了两个明显的区别。第一是等级的区别。秦以前的官印私印都称玺。笼统地说，都叫印章——但因为在先秦时不用印字，而多用玺字，如“连尹之钁”“司马之钁”“王间之钁”等等，故曰战国玺或商



◎连尹之钁



◎司马之钁

玺。到了秦代一统天下，开始建立严格的官制印制，于是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称玺。《秦本纪》注引卫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



◎鄧披訊钁



◎周惑訊钁



◎纹钁

天子以下的诸侯王，按规定应该为“金玺螭绶”，不能用玉。至于玺的称呼，在秦时不得随便称，但由于秦时没有诸侯王，故不存在称呼问题。到了汉代，有天子也有各类同姓、异姓诸侯王，一般也通用“玺”，如“淮阳王玺”、封泥“菑川王玺”即是明证。至于其他臣下官员，则多用“印”“章”以为标志。这样，帝王称玺，官员平民称印、章，已成习俗，很少有人会犯禁了。只有到了明清文人印章大盛之后，这种实用与等级的界限才被打破。这



◎淮阳王玺

殷商
明

样，我们大概可以获得第一个结论：秦前印章统称“玺”，秦后唯有帝王称之，而一般人不得称“玺”，只能称“印”或“章”。

第二是文字的区别。秦前官印私印皆称“玺”，但这个“玺”字是从金，即“铈”。偶然也有从土的即“圻”。据说是用铜铸则从金用“铈”字，用土制则从土用“圻”字，那么，从玉则用珎即“玺”字。作为印证，则《秦本纪》《汉旧仪》皆记载天子独以玉为玺，诸侯以下都只能用金、银、铜等。因此也还符合用什么质料即取什么字的一般规范。既然天子独用玉、独称玺，故而我们再也看不到臣下僚属直到百姓私印再用“玺”字，但也看不到皇帝的玺用“铈”字或“圻”字——自从天子独用玺之后，“铈”“圻”等字再也没有在印章中出现过，它好像被淘汰了。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如果严格的话，那么战国古玺其实不能用玺而应该称战国古铈。只不过今天“铈”字不用，统称古玺而已。其实，古“玺”的准确字面含义应该是只能指“古代的皇帝之玺”，而不能泛指一般古铈的。

古铈，或称古玺，是中国古代印章发展第一阶段的基本形态。从商玺到战国古玺，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印章的功用、印章在社会物质环境之下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是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重大课题之一。比如为什么商玺的粗糙与凝厚会一跃而成为如此光洁挺拔的战国古玺，又比如为什么商玺的线条与边框一式而到战国古玺却有明显的粗框细线的装饰倾向，再比如为什么商玺与战国古玺都用时文人印而不采用装饰的方式，等等等等，都是印章史研究绕不开的题目。

秦以前的古玺是一个庞大的作品群。无论是官印私印，那种粗边细朱文的格式实在是让人难忘。即使是白文玺，以复边来造成错落印文的统一基调的巧妙构思，也实在让我们钦佩古人的智慧才华。至于在文字间架中所造成的种种离奇的空间美与迷人的分朱布白，更表明这小小的方寸天地中，其实是拥有充分的艺术容量与魅力的。



谈“司马”——朱文的合文与白文的分列

古时司马之职即是帅兵的将军，之所以会说所司的是“马”，是因为古时战阵用的就是马，或是以马组成的战车：驷。根据已发现的商代卜辞(甲骨文)所记官名，在商王之下的二十多种官吏名称中，武官类就已有“多马”“多射”之类以见出其职掌来，它应该是负责田猎、马政、武器征伐等等的工作。至周兴，则司马掌军事已成惯例。在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已形成一整套文官系统之时，出任兵部尚书或职为太尉的，未必是真正的武将，特别是宋明为了防止武将擅权跋扈，再演唐末藩镇之乱，实际带兵的大将常常不入朝廷，而以不知兵的文官任兵部尚书、侍郎以驾驭之。但在上古时代，司马却是直接带兵打仗的将军。不但《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明确的记载，在战国诸侯割据时代，司马也是重要的官职。兼并征伐，主要的就是武将在做主角，平邦国、宣武威、御外侵，实在是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七国争雄时，如赵有“左司马”、齐有“司马”、楚有“司马”等，皆为沿用周制的明证。唐杜佑著《通典》，于《大司马》条下即有明确注出(见卷二十《职官》二)：

大司马，古官也。掌武事。注：司，主也；马，武也。

并罗列了“少皞有鸣鳩氏为司马”“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等典故，虽未必皆切实，要之亦代表了后代史学家的一般看法。



◎司马故玺



◎洛郑左司马



◎王□右司马玺

既有司马之官，且又是如此重要的官职，当然就会有許多古玺流传下来。传世关于司马的古玺也有朱文、白文两种，有名的如“右司马”“司马故玺”“洛郑左司马”等等即是。有的纯是官职印，有的则杂有人名或地名，





◎右司马

不一而足。但一般说来，这应该都是些带兵的大小将军或隶属于天子或诸侯的武夫，由于各种格式与要求不同，遂导致了古玺中司马印也会有不同。

“司马”印中最有趣的现象，莫过于朱文宽边小玺的排布——几乎都是将“司”与“马”合为一文，交错排列，如“右司马”“恪郑左司马”即是，几乎把“司马”连成一个字而与其他独字相对。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古玺的空间分布，造成了装饰的但又是灵动的艺术效果。古玺中的“合文”现象本来就是研究家们津津乐道的课题，以掌兵的司马印也有这种举止，是在极威严中体现出的极趣味——我颇疑心这是铸印工匠们的个人爱好：既然作为职业，就用不着担心大将军们是否会有雷霆万钧之怒。只要觉得有趣，不妨做来。不但“司马”印如此，“司工”印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很奇怪，在白文古玺的“司马”印中，却又不作如此处理。还是每字占据固定地位，并无变化——变化只是空间的立场，还不是文字合排的立场，这又是很令人踌躇的。

“司马”印不但在古玺中是屡见不鲜，在汉魏印中更是多见，“军司马印”之类的印大约有上百数吧？在后世，“司马”成了中下级军官的职衔，人数既多，当然用印也多了。

“司工”述兼及古玺中的审美追求痕迹

从西门豹治邺到秦始皇筑长城，使我们看到了先民们为改善自身生存自然条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西门豹兴水利这项工作在上古是由“司工”或“司空”来负责的。无论是《诗》《尚书》还是铜器铭文上的诸多记载都告诉我们：周王的卿士为其辅佐，其主要者有三事即司徒(掌土地、赋役)、司马(掌军事)、司空(掌大工程)；这是周代官制的基本格局。但是很奇怪，《周礼》传本中有六官之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都有专篇，唯独亡佚“冬官司空”一条。据云秦代即失，西汉时已有人求之不获，后人遂以《考工记》补之，多列低级工官匠人之名，显然与原篇不同。此是后话，不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古时司空是极重要的职掌，又为六官之一，如果没有，显然不符合《周礼》自己提出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目的。而上古时如果没有司空或司工执掌“营城起邑，复沟洫、修坟防之事”以及水土祠祀等等，那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司空名称的由来也颇为怪异。据孔安国云：

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为穴以居人。



◎司工



◎木阳司空

故而大禹也是古之司空——“舜摄帝位，以禹为司空”。由于上古时代居室的特殊重要性，司空在百官中的地位还相当可观，如《周礼正义》即以禹是从司空职上升为“总百揆”的。至于它名列六官之末，实在也由于居室在冬天最重要，故属冬官以取其义，并非是次序最低的意思。

关于司空的名目在三代还多有更改。各诸侯国都有司空之设。



◎大禹

